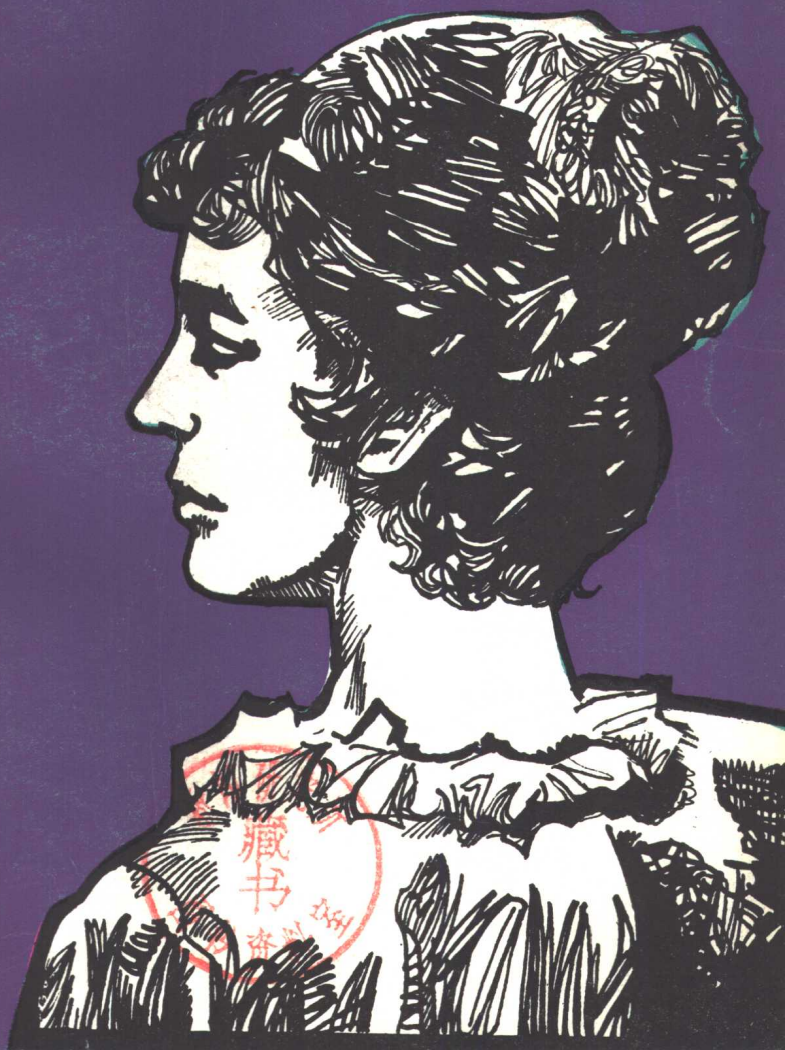


ELNÉTE GYÉMÁNTOK

约卡伊·莫尔选集

黑钻石



约卡伊·莫尔选集

黑 钻 石

汤 真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北 京

封面设计：秦 龙

黑 钻 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285,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5 插 页 7

1980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0 年 8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00,001—50,000

书 号 10019·2997

定 价 1.25 元



作者像

目 次

第 一 章	黑山黑水	1
第 二 章	黑钻石的奴隶	11
第 三 章	吃人者	27
第 四 章	造币者	36
第 五 章	大夫	51
第 六 章	竺德林黛伯爵小姐	65
第 七 章	伯爵小姐的相片簿	82
第 八 章	被魔者	98
第 九 章	讨嫌的家伙	136
第 十 章	高等数学	151
第 十 一 章	混合晚会	161
第 十 二 章	磁铁骑士	172
第 十 三 章	小事一桩	197
第 十 四 章	第三十三个角色	215
第 十 五 章	两点	235
第 十 六 章	再见	242
第 十 七 章	最后一场排演	255
第 十 八 章	理财术	263
第 十 九 章	不，叶维琳	287

第二十章	尊重粗黑呢	299
第二十一章	两个恳求者	309
第二十二章	财政阴谋	320
第二十三章	邦达伐拉铁路	325
第二十四章	可怜的亲爱的公爵	332
第二十五章	最后审判日	336
第二十六章	从崇高的人到荒谬的人	355
第二十七章	两个孩子	359
第二十八章	纯洁无垢	364
第二十九章	夫与妻	372
第三十章	迪尔马克·叶娃	380
第三十一章	压垮了	386
第三十二章	煤	396
第三十三章	克桑泰的遗嘱	404
第三十四章	地在他脚下燃烧	410
第三十五章	孩子们在玩	415
第三十六章	欧列卡	420
第三十七章	按照票面价值	428
第三十八章	地下世界	436
第三十九章	安葛拉的报答	450
第四十章	依凡如何哀悼	458
第四十一章	叶维拉	461
译后记		468

第 一 章

黑 山 黑 水

我们是在地底下一个很深的岩洞里。在地下面，已经够不舒服的了，而这儿，我们还被包围在一片幽暗中；天花板是黑的，墙壁也是黑的，都是煤砌成的。地板是一面地地道道的黑镜，有点儿象湖泊，光泽如钢。在这个亮晶晶的表面上，闪烁着一盏孤灯的反射光，从一盏安全灯的铁丝罩上透射出来的亮光。

一个人划着一只狭窄的小船，在这个湖泊上航行。他借着闪烁的灯光，看见一根根高高的柱子样的东西，从下面深渊里耸立起来，一直碰到了洞顶——细长的柱子般的东西，好象摩尔式宫殿的圆柱。它们这一截还黑黝黝的，到了一定的高度，颜色就变浅了。

这些柱子般的东西是什么呀？

是松树干和棕榈树干。这种巨大的树干，在煤矿上面的平地上是挺平常的，但怎么会落到这下面来的呢？它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光天化日的世界的东西啊。头顶的煤层有时候着了火，火势很猛烈，没有抓住这些个大家伙，就把它们推下来啦。

煤坑常常自行起火，这是门外汉都知道的，但是碰到这种情况，却有人来扑灭火焰。是谁啊？这就是问题了。

那条粗陋的小船，或者独木舟的唯一的用主，不停地来回回、上上下下地划着船。他是一个约莫三十岁的汉子，脸色苍白，长有一把黑胡子。他那薄薄的嘴唇，赋予他一副意志坚决的倔强表情；他的脑门很宽阔，高高隆起在眼睛上方，说明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光着脑袋，因为岩洞里空气沉闷，他的鬈曲的黑发又很厚密，所以用不着戴帽子。

他在这儿干什么？

他在这湖泊的黑镜上划着他的小船，绕过来，转过去，一只空着的手举着一盏灯，焦急地探索着那些黑壁。敢情是他指望那儿藏着什么秘密东西？敢情是他认为只要碰到一个弹簧，说声“开门，芝麻”^①，那个藏了几百年的宝贝就会出现？

一点不假，他是在找宝贝。黑壁上随处有一块块松裂开的石头——造物主的手在筑造时，有的地方造得很马虎；石头上面，落有一种早就绝种的植物的叶痕。这是多了不起的宝物啊！在另外的地方，他碰见了一些不知名的结晶体（这种东西，科学迄今还没有给它命名），或者碰见了一块新的石英、金属和石头的结合岩——这是开天辟地之前，地球大变动的一种大自然的无言的证据。

这些柱子也是证据；柱子上头的湖水的水，已凝成了一层结晶体的硬皮，不很显著，但是可用肉眼看出来。

^① “一千零一夜”的《阿利巴巴和四十大盗》中讲的开门咒语。

所有这些发现，对他来说都很有意义。

这个湖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水会退会涨：一天两次，退得空空的；一天两次，又涨得满满的。水喜气洋洋、喧嚣骚嚷地涌进这个黑暗的洞窟；越涨越高，一直涨到柱子变色的地方。水在这里呆上两个钟头光景，不增不减，光光滑滑，平静如镜。然后，开始慢慢地、稳稳地退下去了，一直退回到它来的那个秘密的隐藏处，消失不见为止。好奇的、神秘的来访者！船里的人可才了解它这一套呐；他曾经仔细研究过。他耐心地等待着，一直等到听见一阵突然而起的汨汨声，好象无可奈何似的，最后一股流水在一块突出的煤块后面消失了。于是，他急忙脱掉上衣、鞋子、袜子；只穿了一身衬衣裤。他在腰部系上一个装着铁锤和凿子的皮囊；取过他的安全灯，系到皮带上；这样装备停当，他一下子钻进了黑岩上的一道罅隙，追赶消逝着的湖水去了。

干这件事，他可是个有胆量的人，因为他走的路，是一条条穿过死亡宫的走廊。单身独个地来到这儿，在这种可怕的寂静中——寻觅那个封着七道密封的秘密^①，大自然隐藏了几千年的宝藏，非得有一副铁石心肠才行。但是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他在这里已一连待了两三个小时。

要是他有什么人——妻子、妹妹，甚至一个仆人，或者一只狗，知道他这时在哪儿，正在冒着什么样的危险，他们

① 喻极端秘密的事。

准会担心害怕得发疯的。

他可什么人也没有，他是单身一个。他走了，没有人会哭泣，他来了，也没有人会高兴；在闪耀的日光中也罢，在这地球深处也罢，他过的都是孤独寂寥的生活。

那消失了的湖水，象个撒娇卖乖的少女一样任性，尽开玩笑，闹脾气。有时候，它一连三四个小时不露面；有时候，又立刻连蹦带跳地回来了，在这岩洞的狭口上一下子抱住这位不幸的老兄，叫他大吃苦头！不过这人知道这水的脾气，他曾经仔细研究过。他们是老相识了，他知道可以依靠哪些朕兆，他也知道那段间歇期会有多久。他能凭地下风估计出持续期。当风飕飕地穿过裂缝和罅隙时，他就知道，水马上要流来了。若是等到那尖厉的飕飕声停住了，那他就活不成了。

黑暗中，听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好象一声长叹，一架风籁琴^①在远方呜咽；随即，看见一团灯火摇曳的光亮渐渐移近过来，不一会儿，这个神秘的探索隐秘的人出现了。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象个死人似的；他的额上和脸上流淌着汗珠。底下的空气一定比这岩洞里还要沉闷，要不就是这个无底洞里的睡魔发出了一股冷飕飕的湿气。他把他那个装得满满的皮囊丢回到船里，又上了船。

正是时候。他刚坐定身子，就听到了一阵汩汩声，一股

① 风吹自鸣之琴。

黑水从岩石罅隙里涌出来，随着一阵咕突咕突的巨响，一下子喷射开了。接着，停了几分钟，又涌来了另一股水。岩洞迅速涨满了。不一会儿，水标在光滑的壁面上显现出来了。水清晰如镜，渐渐上升，无声无息，稳稳定定，一直升到齐柱子上的黑线为止。

这条船，载着它的沉默而警惕的主人，在水上漂浮着，好象岩洞里的一个幽灵。这里的水，不是普通的水，而是重得象金属一样。船慢慢转动着，只是现在那位划手已不想窥看这面黑镜的深处；他也不注意壁上那些神秘的痕迹了。他聚精会神察看着一刻浓于一刻的空气，细心地瞧了瞧他的安全灯，灯封闭得严严的——没有漏气。

大雾把这盏灯包住了。这个地下无底洞里的空气已经呈现蓝色。船里的人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安全灯的火焰跳得很高，灯芯变成了红色——这是危险信号！死神在身旁翱翔。

这个地狱里住着两个妖怪——两个可怕的恶鬼。矿工们管一个叫“沼气”，管另一个叫“碳酸气”；这两个恶鬼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出没于每一个煤矿。“碳酸气”偷偷地走近它的受害者，象一片浓密的蒸汽一样压在矿工的胸口，步步逼紧他，剥夺他的呼吸，使他讲不出话，嘲笑他的惊慌，待到功成愿遂，它消失了，象来时一样突然地走了。“沼气”更加残酷，可怕。它来如一阵旋风，给所有的东西放上一把火，搞得煤块熊熊燃烧，破坏洞窟，摧毁矿井，烧焦土地，把人摔得粉身碎骨。那些靠在地下干活糊口的人，谁也说不

上，他们什么时候可能碰上这两个恶鬼之中的一个。

“沼气”的秘密，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冒出来，还没有查明。很可能，它是氢气跟露天空气中的碳酸气接触而产生的，“碳酸气”只消一颗火星就可以变成“沼气”。一时疏忽，打开了安全灯，或者划了一根火柴，就足以把这两个恶鬼合成一体。

我们一直尾随着的这个孤独的汉子，看到空气渐渐变成乳白色，心里越来越焦急了。

他已被裹在一片淡淡的云雾中。他没有等这水涨到最高点。当小船划到做了一个马马虎虎的趸船的地方，他就跳了上去，拉着链条拖过那只小船，把它紧紧地系住了，然后，他登上几级凿得很粗糙的石级，来到一扇牢固的铁门边，拿钥匙开了门，随手关上后，发觉自己已来到一条直通矿井的过道里。

这儿，他进入了一个繁忙世界，跟他刚才离开的那个寂静天地迥然不同。一条条狭窄而闷热的隧道里，挤满了挥着鹤嘴锄辛苦干活的矿工。成人几乎都没有穿衣服，那些推货车的孩子，压根儿就一丝不挂。除了不停的铁锤声外，听不到任何响声。在矿井里，没有欢乐的歌声，没有笑语，也没有友好的招呼。每个矿工的嘴上，都缚着一块厚厚的布，要透过这块布才能呼吸。

有的坑道非常狭窄，工人只好仰面躺在那儿，用鹤嘴锄凿煤。等到煤凿松了，他就把煤卸进小货车，那些赤身裸体的男孩就贴着肚子爬去，把车子推往洞口。

这个从黑洞里出来的人，穿的跟其余的人完全一样。不错，他是穿着衣服，但他的衣服上沾满了煤屑，他的一双手也同样很粗糙，他的肩上扛着一把鹤嘴锄和一把铁锤。尽管这样，他们大伙儿还是都认识他；每个矿工在招呼他时，口气中都带有一种粗俗的恭维，他回答道：

“晚上好。碳酸气来啦！”

这句话在四面八方传开了。

这是真的。碳酸气是近在眼前，那些默默地来来去去挥着铁锤的、推着货车的、仰面躺着的汉子 and 小孩，心里都知道，就象囚犯等着执行死刑一样，死期可能已经临近。

那片压在每个人胸口的沉重的湿雾，以及那股弥漫在煤矿里的毒气，只消添上一颗火星，这些现在还活着和动着的人，就会一命呜呼，给埋在地下，而在头顶上就会有成百个寡妇孤儿，为失去的亲人号啕痛哭。

这一点，矿工们心里都有数，可他们还是镇静地继续干着活，仿佛压根儿没觉察到死神正在他们头顶周旋。

进来的人是白伦德·依凡，矿井的主人。他自己一身兼了监工、经理、检验员和账房这四个职务。事情是够他忙的；但是，有句谚语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要是我们活得年岁大了，就会体验到这句谚语的真理：“若要事情好，自己动手搞。”何况，工人看到雇主在一起并肩干活，还是一个鼓舞。因此，当这位老板用“碳酸气来啦”这句话同所有的工人招呼时，他们大家都知道，老板并不把他的生命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贵重；尽管他是获取全部利润的矿主，他却并没有

一走了之，或者听任他们处于危险之中。

他从从容容、非常镇静地下达了他的命令——把通风机开起来，一股冷空气立刻冲到了灼热的煤上；工人们干三个钟头就下班，不必再干六个钟头。他跨进一个包着水牛皮的吊桶，自个儿降到了竖坑底，去看看几个新坑口是不是有危险。他用一根铁棒小心地拨开煤屑，看看有没有发热，是不是隐藏着可能引起爆炸的瓦斯。接着，下面的通风机和上面的排气机都开动了，他就在风速计旁坐了下来。这是一架细巧的小机器，样儿有点象孩子们玩的响簧陀螺。它的轴子顶着一块红宝石，发条转动着一个有一百颗轮齿的轮子；这个轮子的速度指示着竖坑的气流的强度。它不会比“碳酸气”的行动剧烈，也不会比“碳酸气”的行动迟缓。

他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他作好了一切戒备，搞得万无一失，这样，当所有的矿工都离开了矿井时，他才最后一个跨进吊车，升向新鲜空气和阳光。

新鲜空气——阳光！

邦达伐拉从来不见阳光，烟的阴影象一层密云一样悬在地面上；这是一个涂满烟垢的黑乡。路是黑的，路上尽是煤迹；房子是黑的，沾满了从大煤库里刮来的煤屑；男人和女人也都是黑黑的。奇怪的是，上面树林子的一些鸟，却不全是黑的。

邦达伐拉矿井的出入口在一个小山坡上，从山上可以俯瞰全区的美景。在另一边，那个山谷里，矗立着几座蒸馏转炉的高烟囱。这些烟囱日夜不息地冒烟，有时候冒白烟，

但一般都是墨黑的黑烟；因为这儿所蒸馏的是煤的成分之一的硫磺。

金属只有这样才能溶解。煤矿的一个重要主顾，是附近山上的那个铸铁厂，它的五个烟囱也不断地冒着烟。要是铁锤喷吐的是白烟，那么炉子蒸发的就是黑烟，反过来也是一样。两个工厂一起开工，山谷给罩上了一张连绵不断的云烟的帐幕，透过这张帐幕，连太阳光看去也是灰沉沉、暗蒙蒙的。

铸铁厂里流出来的是一条铁锈色的小河，然而从煤矿里流出来的小河，却黑得跟墨水一样。到山谷里，这两条小河汇合到了一起。一时间，铁锈色的水竭力想占那股黑水的上风，可是没多久，它就屈服了，黑色的河流欢腾地流贯了黑色的草地。

这是一幅很阴郁的景色，想到要在这样一块地方，从孩提时代进入中年，从中年变成老年，从来看不到绿色的田野或者蓝色的高天，是很令人悲哀的。

但是白伦德·依凡走出矿井，来到露天时，却觉得地下和地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底下，有令人窒息的瓦斯；上面，是一片沉沉的雾；底下，是黑洞洞的煤坑的穹窿，上面，是阴暗的天的穹窿；而且都是些同样的人。

已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了，这时，连讨厌的烟也遮不住落日的余晖。远远的邦达伐拉城郭上的塔楼映着夕阳的闪光，蒸馏间的烟囱给那赤色的光芒照得红通通的。矿工们没精打采、零零落地站立着；一些雇来推独轮手车的妇

女和姑娘，一如娘儿们的老习惯，坐在一块儿闲聊天。她们当中有个年轻姑娘开始唱起歌来了——一支字句简单的质朴小调。这是一首斯拉夫民歌——有点儿象民谣。一个母亲在跟她的女儿、刚结婚几个钟头的新娘告别；她以下面这几句话，向女儿讲述了姑娘的孩提时代和自己做母亲的苦心：

你说，当我摩平你头发的时候，

我是不是怀着深情的忧愁？

你说，当我给孩子穿衣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慈爱和温柔？

歌调哀婉动人，带有一般斯拉夫音乐的忧伤的调子，好象是眼泪缀成的；唱歌的姑娘的声音又很悦耳，充满着感情。依凡站下来听着歌声，一直听到唱歌的人和她的伙伴们在那几幢房子后面消失为止。

在这会儿，他才似乎感觉到，地下的生活和露天的生活毕竟有天壤之别。

歌声还在远方荡漾；云朵飘移过来，遮没了落日的余辉，把这幅景色裹在一片漆黑中了。没有星，没有白房子，只有铸铁厂的几扇窗上的灯光，在黑夜中发着亮光；从蒸馏间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向天空吐着黄色的烟圈。

第二章

黑钻石的奴隶

我们把煤说成是“黑钻石”，并不是标新立异。那灿烂美丽的石头——金刚钻，本来就是由碳组成的。家里用的煤也是，——它们唯一的区别是，一个透明，一个墨黑；前者是魔鬼，后者是天使。

煤给世界增添了生气。发展的活力是从煤里来的；铁路、轮船都向它汲取不可思议的力量。当代的每一部机器都依靠煤。煤使得地球适于居住；煤赋予大城市灿烂光辉。它是一个宝，是地球赠给过奢侈生活的人的时髦礼物。

所以我们称煤为“黑钻石”。

邦达伐拉煤矿矿主白伦德·依凡跟他的矿工们的情况是不同的。他看到过上帝的天，而且知道，比较幸福的地上生活是多么光辉、安乐，如同晴天碧空一样舒畅。不过依凡对于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却并不爱好。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这个煤矿，同时父亲也传给了他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毅力。

任何琐碎事情也罢，甚至大的障碍也罢，都不能阻挡依凡的愿望；他的愿望和他的骄傲，是除了依靠他的矿工们之